

# 郑永刚 做企业一定要避免钱权交易

## 风险太大我就不干了

主持人：大家在说到杉杉的时候，可能以前想到的是一个服装品牌，但是现在再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好像已经不完全是服装了，已经非常的多元化了，金融服务、地产等等都有涉及。我想你做这种多元化布局当初是一个主动选择吗？

郑永刚：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做服装的时候，正好是一个短缺经济时期，所以咱们整个服装行业还是处于在一个大加工、低水平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一套非常好的装备，我通过媒体传播以后，让消费者了解到我这个西装杉杉西服它的工艺技术是世界上先进水平，这样我做出来杉杉西服，马上就开始从品牌着手。

第二个，我开始研究它的市场网络，我从上海打响，然后在全国各个省会城市开始建立我的销售渠道。我是从这两个开始着手，所以一炮打响。9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就开始开放，2001年WTO以后整个市场对全球开放，从全球的品牌布局来讲，中国的品牌肯定不是主流的，主流的品牌一定是法国、意大利，也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它跟经济发展既有关系又没有关系。

当时美国经济在全球总量中是最大的，从服装品牌角度来讲还是法国、意大利欧洲为主体，一旦大门打开以后，高端服装品牌绝大部分就被世界品牌给占有了。我们很快开始进入第二梯队，第二梯队又开始进入个性化消费，就是我这个杉杉品牌，大家都穿的一样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然后开始寻找自己的目标消费群体，所以它的量不能太大，它的量要过大时，那就形成了大量的库存积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将来还能做什么，那就是说从1999年开始，我们开始涉足锂电池材料，其实我们做锂电池材料的时候，我们国家仅有一所探索研究所，只有一个科研单位，我们跟它合作，主要核心的科研人员由此而来。它把科研产业化，我们把产业科研化，所以我们竞争力不是来自于我本人，而是来自于科学家，这个科学家是国家大量的投入多少年积累的技术和他的人才集聚的地方，所以它不能不成功。

人家说你真能耐，其实我不能耐，我只是感觉到这一块东西将来是非常有前景的，如果我去做太阳能我也可能就失败了，因为太阳能不是市场需求，而是政府补贴的。尝到甜头以后我们又去投了其他的证券、保险、期货金融机构，我们自然就去投了，因为你服装赚钱了，后来就上市了，你不就有钱了，你投资高科技产业又赚钱，你自然投资金融股权自然就赚钱了。

主持人：你说的好像很自然，这个自然就赚钱了，那个也赚钱了，这个也赚钱了，为什么别人投资就不是最赚钱，甚至有可能投一个亏一个呢？这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郑永刚：金融投资这一块，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些年国家的一些保护政策，所以投一个赢一个。但是有很多民营企业它没有这个机会，我们把品牌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你信任度就不一样，就会给你很多机会，虽然准入门槛还挺高的，但是你就有了机会。我们是小心翼翼去做了，如果风险太大那我们就不干，如果是政治风险太我们也不干，经济风险太大我们也不干，我们能干就是可控性，没有风险的事情不可能，肯定有风险，但是风险我们争取能够做到可控，可控情况下我就去做，先试。

比如说宁波银行，我先投一点，我投了一个亿，投得好其他银行我再投一点，能够有机会我再投一点，这样的话我还是在小心翼翼的进行投资，还不是说我就那么大本事，我本事不大，我也没有非常多的经验，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做成风险可控，不能冒进，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小没关系，被别人说也没关系，你只要是踏踏实实，你用人决策管理一定要吸收非常好的理念。好的管理办法，不但能把那些专家科学家引进来，最重要还要鼓励他们激励他们，让他们踏踏实实有安全感，这样你成功概率就加大了。如要是追求虚荣，成功概率会小，风险概率会大。

## 民企不能进入垄断性行业

主持人：我们研究杉杉投资方向，发现非常的广泛，比如说您是从服装起家，后来形成时尚产业、新能源材料、投资、园区开发、国际贸易、文化产业可以又说六大板块吧，您能不能讲讲您再去选择那些产业可以进行多元化经营，可以投入，可以运作的时候，你背后选择的逻辑是什么？

郑永刚：作为决策人来讲，比如说未来从宏观战略上讲，中国消费内需，内需如果你们不去涉足，你肯定不行。比如说接下来文化产业，国家有这个，一个企业经济发展肯定跟国家战略分不开，国家说淘汰产业你肯定不能去干，干了也没有出息，国家大的战略驱动了，我们肯定要去介入。它的依据就是国家战略，宏观的经济发展的一些战略。依据就是国家战略，就是宏观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个非常重要的。

## 投资可以多元化 经营必须专业化

主持人：对于企业应不能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这个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

郑永刚：我就是两句话，一句话投资可以多元化，经营必须专业化，就这么一个道理。人家这一行有好的项目需要发展，需要资本的时候你就可以去



投，投资人是外行人尽量少去碰它专业的经营，这个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相信很多人问过这样的问题，杉杉这样一个涉足这么多行业的一个企业帝国，你是怎么样去管理和掌控的呢？

郑永刚：管理是这样的，很多管理是积累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对它的产业发展首先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比如说锂电池要做成什么样的地位和规模，这都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方向定位。完了以后经营团队有一定激励的机制，他有股权，他不是单一打工，他是有股权的，实际上他跟你之间你是大股东，他是小股东，他有一定的股权关系，这是一个。

再一个，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经济收益保底，比如说你做到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有激励，不局限于工资，更大是有经济效益的激励。从管理上来讲，你这么大的投资和这么大的技术，这些东西都要经过决策委员会充分的来论证，就是很科学来论证。

财务、审计、法务、内控这是总部派的，为你服务，同时也有对你的监督。实际上企业还是要稳健经营，最终是要稳健，赚少一点没关系，一定要赚，但是一定要稳健，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不断进行人才培养，企业这些制度包括企业文化价值观的认可这些都很重要。所以企业有自己完善企业制度，规范一些运行，这个是必需的。

主持人：其实我听上去您是在打造一个类似于各个企业的一个综合性的后台，或者是一个总的平台这样一个概念，然后让那些垂直领域企业可以在你平台系统支持之上发挥它优势。

郑永刚：对，这样就等于是专业人干专业的事，管理的这些人员他也是专业的管理，因为你内控也非常重要的，财务、内控、审计、法务这些东西也非常重要的，这个不是你经营人员去思考的问题，总部有一批专业的人来帮你来做专业的事，这个都很重要。

## 终极目标是打造企业品牌接班人

主持人：您是要不断发现新的商机，不断从中赚到钱，就是您的终极目标？

郑永刚：品牌有三个类型的品牌，一个是像董明珠说他是产品品牌。一个是企业品牌，像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这种商社性这是企业品牌，非常有

因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不是也存在在中国民营企业确实生存环境比较艰难，需要更多来自政府的这种支持，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环境，我们现在资源配置和准入门槛都是属于政府部门的权力，他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情况下，所以更多的民营企业实际上还是他在客观环境和条件下他不得不去寻求这种关系，去寻求一种保护，去寻求更多发展的资源。

郑永刚：这是一个度，就是所有企业对政府的尊重，对于社会责任，我觉得这个你必须要去做的，你做到了实际上从政府另外一个重要角度上来讲，他对你的支持，他对从政策和资源配置的支持，他也是相对比较公平的。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得不到，你做到了，你要成为当地纳税大户，或者行业龙头，自然会有很多政府国家的一些政策，他是明确支持的，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是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政府和企业之间，它永远是离不开的，但是它的关系一定是有度的，如果超越了这个度形成钱交易、权力寻租，腐败就是从度的角度来定位的。

主持人：我理解您的说法有点像中国古人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皮是这个企业真正的良性发展，毛才是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郑永刚：对。

## 民企要发展需破除企业成分论

主持人：您有许多政策期待，我们来参加博鳌论坛大家总是希望通过这种新的领导人亮相，能够唤起改革的方向、政策新的趋势？

郑永刚：33年改革开放过去了，现在要研究国企、民企和外企，不需要这个成分了，特别简单的话说从现在开始谁出资并不重要，你只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纳税，谁出资并不重要，不管他是民营出资也好，国家出资也好，都统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享受国民待遇，这样的话政府资源配置尽可能市场化，不要用大量的行政配置，还是用市场化配置。比如说像上海汽车牌照，没有人去行贿，有没有人受贿，根本不存在权力寻租的问题，尽量市场化配置，能市场化配置就市场化配置。

一旦金融改革开放，我们一定会介入，我们对商品零售、城市综合想像奥特莱斯新的平台，我们一定会继续加大它的投入，文化产业还会继续去发展，它每一个板块领军的人都有自己的战略规划。从杉杉角度来讲，跟一串项链一样每一颗珠珠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那这个项链就很值钱，就是这个道理。

主持人：

现在希望把杉杉从最早的产品品牌打造成一个企业品牌，未来企业家个人成为一个企业家品牌？

郑永刚：

我可能已经不行了，我寄希望将来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我的第二代也是广义的，不是我儿子的概念。就是说我的这个概念管理它是精英治理企业，不是说我个人谁接班，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谁能就谁来干，我们是股份制，我们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我们不是那种家族企业。

主持人：

现在希望把杉杉从最早的产品品牌打造成一个企业品牌，未来企业家个人成为一个企业家品牌？

郑永刚：

我可能已经不行了，我寄希望将来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我的第二代也是广义的，不是我儿子的概念。就是说我的这个概念管理它是精英治理企业，不是说我个人谁接班，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谁能就谁来干，我们是股份制，我们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我们不是那种家族企业。

主持人：

现在希望把杉杉从最早的产品品牌打造成一个企业品牌，未来企业家个人成为一个企业家品牌？

郑永刚：

我可能已经不行了，我寄希望将来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我的第二代也是广义的，不是我儿子的概念。就是说我的这个概念管理它是精英治理企业，不是说我个人谁接班，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谁能就谁来干，我们是股份制，我们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我们不是那种家族企业。

第二个问题，还是审批制逐渐改为登记制。现在大量行政审批在取消，这是对的，你政府该管就管起来，监管、制度上设计，加法律上进行完善，这个才是你真正要做的事。每一个经营的东西部门去审批，你怎么去审批？你审批企业经营的项目你怎么审批，你跟它的利益不搭边，你没有利益关系你审批，你今天审批压到后天，他这个项目今天不审批的话，明天别人就干了，他已经没有机会。所以这个审批制实际上是最有些可以审批，有些不可以审批，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间接要改革。

这改革以后，那民营企业它的准入也好，它的整个经营环境就基本上能够得到公平公正，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能公正。所以我们看到的新的这一届政府党委，应该说看局让民营企业都看到了希望，我们的期待是可以预计的。

主持人：您刚才在说到应该充分市场化，让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你补充了一下，说那些政府应该保护的企业行业是应该保护起来，但是这个补充会不会成为很多人说那你看石油、电网、能源这些都是归结到国家战略安全，都应该是垄断国企做的事情。

郑永刚：他这是公共资源，比如说公交，公交就应该政府来保护，他赚了钱，他也不能赚钱，这是国计民生的问题，老百姓生活都比较保证，这些都要保证的。社保基金一些配置，军事一些主要的核武器等等，这都是需要国家来保护，需要配置资源应该是留有一定政府的余地。通讯、石油、银行完全以市场化来配置，最多控制在30%以内就可以了。

主持人：国家控股的比例。

郑永刚：对，国家控股比例那么大干嘛，因为大量都已经上市了，本身就是市场化的东，为什么你要去垄断，其实这种垄断从客观上讲和主观上讲，因为国有企业它的机制僵化，它如果垄断资源是政府行为，不存在企业行为，它也提高不了什么竞争力的问题，所以这个改革我觉得还是要深化。

主持人：在您的分析看来，我听出来您认为国家应该保护的那些行业似乎都是不赚钱的行业？

郑永刚：对啊，不赚钱的行业就要保护起来，民生的问题，国家战略性的东西，那个都要保护的，能市场化为什么不市场化，不市场化就没有竞争力，银行就一直保持利率，那就使得大量的银行靠利率差去获取效益，这样的话政府定价多少就是多少，你现在制造业那么困难，就被银行剥了一大块，银行又不是自己能够拿到这么多的效益，它是靠政策的保护，这样的话实际上就不公平了，制造业就不愿意干，制造业再来投资，谁再来创新，创新是有风险的，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都去搞虚拟经济，大家都去拉关系，去弄一块地，那样就没有风险。

(来源：新浪财经)